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第四十五回 報喜信改換門庭 理冤情奏參府縣

話說劉用賓得了巡撫的密書，趕急令人到湯家鎮揀了公館，預備李大椿回來居住。其時李太太自從兒子鄉試去後，中了解元，家中得了喜倍，已是忻悅非凡。當時那些左鄰右舍皆來道喜，李太太口口聲聲虧得湯府提拔，又自己到湯太太那裡與華太太家面謝。惟有華太太得了此信格外的悲苦起來，因思自己的兒子兆璧不在人下，人品也不落在人下，現在遭了這事，不但不能去取功名，而且身在牢獄之中，越想越苦。到是他的女兒勸道：「此是各人的命運。大椿若不是我家與湯家提拔，他不能到此地步，但願他高登黃閣，那時方才好與兩家兄弟伸冤，此也是待人好如待自己好的果報。」

這裡李太太幾天之後，又親自暗暗的到湯德元倉房謝他。過了幾天，於德全各人又回來了，說王國鈞見大椿無盤川會試，教他一同入京，暫時不能回家，所有一切事情，請家中姑且耐住，待他進京之後，回家來再說。大家聽了此話，格外的喜出望外，個個皆說是李太太苦節多年，所以有此般好兒子表揚門戶，將來太夫人是做准的了。

及至過了新年，疊疊的喜報報來。先是中了進士，後來點了狀元。不但鎮上鄰舍甚好，皆來應酬，連城中的府縣以及那些大紳士俱皆親自到來賀喜。真是：雪中送炭真君子，錦上添花濫小人！忙忙碌碌的幾天。

此時，洪鵬程已有點害怕。曉得大椿與兆璧是師兄弟，恐怕他在京動他手腳，就擔帶不住，登時來到葉家與開泰說知。開泰正因為他為媒不成，後來瑤雲逃走，他又不代他上緊追究，已有恨他之心，見他此時來說這話，他反說道：「老哥乃一縣之主宰，他雖是個狀元，敢將父母官怎的麼！而且我這事又未成功，怕他什麼！你只要派人將瑤雲找到，送與華家，不但設事，尚還可以升官呢。」

洪鵬程見他說了這些碰釘子的話，就不向後談了，出來到了府中。劉知府也因為此事忐忑，見洪鵬程說道：「我到有一主意在此。不知貴縣意下如何？」鵬程道：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」劉知府道：「我聽見這李大椿乃是赤貧的寒士，連房子的住處皆無。現住在湯德元家。本府的意思可每人送他一千兩銀子，以一千為賀禮，讓他母親收用，其餘一千代他在鎮上揀一處稍大的房子。代他買下。以便他回來居住。他見我們如此恭敬，也不至念恨前仇了。」

洪鵬程道：「大人所見極是有理！卑職回去就兌足一千兩送過來，請大人一同送去。」劉知府果然答應，回去之後就送了一千兩銀子到府中來。

這裡劉知府將他送來的一千兩同了自己的賀禮。派了兩個心腹家人，取了一張名帖，叫他到李太太那裡請安送禮。這家人領命前去，將府縣的意思啟稟李太太。那知李太太全然不收，說道：「我家本是寒士，要這一千銀子來無用，所有官府的盛意我算是心領了。」

這家人無法強得李太太收下，只好將賀禮銀子仍然一並帶回。知府見李太太不收，格外的受急。那知過了兩天，就得了撫臺的公文。主上放了包公為欽差大臣，大椿為副欽差，一同查辦事件。接著又將洪鵬程調省。知府知道是華家一案發作，知道自己也不得安然，只好先行派人到鎮，揀了個大公館。李太太與華湯兩家知道此事，真是喜之不了的。李太太說道：「怪不得前劉知府叫人來送禮與我，我因他是個小人，怕的收了後來有事，礙於情面，那知大椿已放了欽差。」

不表他們在家欣悅，單說包公叫巡撫將洪鵬程一面調省，先在省中將別的事件查辦了一番，然後與大椿來至大同。一路之上皆有各官迎送。這一日到了大同境內，早有劉知府領了那新來大同縣王雲路出孩迎接。包公座船抵了碼頭。號房呈上手本，包公道：「叫他們各人回衙辦事，本大臣明日進城。」

劉知府聽見他不見，心中只是亂跳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這個癆瘵官做不成了。」只得派人在碼頭伺候打聽。一面又叫人到鎮上送信，說欽差已抵了碼頭，明早即榮歸府第了。此皆劉知府討好的意思。

那知李大椿並不回來，只與包公在船上住了幾天。每日飯後，皆換了清衣小帽，兩人上街私訪了一回，曉得瑤雲逃走之後。夏國祥也看押了起來。包公在此時方才將瑤雲逃在他家的話告知了大椿，兩人商議了一回，早已招呼了劉知府備轎伺候，他兩個就一早乘轎。用了狀元及第欽差大臣的銜牌，府縣的衙役皆來伺候，鳴鑼喝道，一路而來。所以大同境內那些百姓皆攜老扶幼前來觀望。有的說若不是放了欽差，雖然中了狀元，也不能在家鄉鳴鑼喝道；有的說他從前那般窮法，縣考時還有人勒索他的錢，不肯畫結，現在大約欲報仇了，這些壞廩生也要吃吃苦，方曉得呢。你言我語，議論不清。

不多一會已到行轅。只見六角開門，三聲炮響，兩邊鼓樂齊鳴，八個轎夫抬了兩頂大轎，到了裡面大廳下轎，所有合城文武官員皆來站班迎接。包公與大椿皆招呼了一會。進內堂，隨即傳出話來，單傳知府進見，所有的各官明日天明來轅伺候，拜折入京。

眾人一聽，皆各回衙，只有劉知府戰戰兢兢走入內堂，先代包公請了安，然後又來與大椿行禮。大椿因他是本地的府尊，不肯拿那欽差的樣子，所有一切事情，均由包公作主。

包公與劉知府坐下，問道：「貴府到任以來官聲甚好，本欽差早有所聞，此次奉命也是為的貴府事件，但不知洪鵬程受了多少買囑，方肯為葉家出力，貴府既為大守，諒必悉知，可一一說明，好讓本欽差明日奏知主上。」

劉知府聽了這話，明明冒他與洪鵬程狼狽，又逼他自己供認。一經說出，明日奏本一上，這四品黃堂就不穩了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兩個額角上面汗珠子直流。急忙除了紗帽，跪在地下道：「卑府該死，自知有罪，只求大人成全。」

大椿在旁故為驚訝道：「公祖何必如此？包欽差聞得公祖為官清正。向來不避權貴，為民伸冤，故此請公祖前來。此刻公祖如此驚恐，難道是包欽差聽的不實麼！」

劉知府見他兩個全說些壞話，只得磕頭如搗蒜。「卑府糊塗，卑府該死！現在人證已經傳齊，聽憑二位欽差發落。」

包公正色喝道：「你們這班狗官，主上用你，為何不代民伸冤，也是罪無可逭！為何倚仗權貴買盜叛民，害華兆璧兄弟，你既為府尊，難道就該如此麼！本欽差先將你頂戴摘下，明日拜折，就在你大堂審訊。此時下去，將葉開泰、王瑤二人提案管押，恐他聞風逃逸，若再疏忽，立即參革！」

劉知府只好聽今，道謝了幾聲，又請了安，回到府中，顧不得同年，只得出了兩張火簽，立將王瑤、葉開泰提來，交經歷司管押。又招呼新知縣王雲路，先將華家兄弟二人放出，請入書房。那知兆璧兩人早已有人通信，說李大椿放了欽差，代他們伸屈理事，此刻王雲路請他們出來，那肯出牢？說道：「這是主上定例，監禁地方不等案件理結清楚也不能出去，橫直明早就可曉揭。在此間多坐一夜也不妨事！」

劉知府聽了這話，遙想明日堂上定要吃苦，深怕華家弟兄亂咬他一陣，更沒命得快些，只得硬了頭皮，等明日包公審訊。欲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